

海南地方志丛刊
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

民国
感恩县志

周文海重修
卢宗棠 唐之莹纂修

海南出版社



海南地方志丛刊
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

主 编 洪寿祥
执行主编 周伟民

民国感恩县志

周文海重修

卢宗棠 唐之莹纂修



海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感恩县志/周文海,卢宗棠,唐之莹纂修;
杜惠珍,蔡昌其点校. -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04.10
(海南地方志丛刊/洪寿祥,周伟民主编)
ISBN 7-5443-0969-X

I. 民... II. ①周... ②卢... ③唐... ④杜...
⑤蔡... III. 感恩县—地方志—民国 IV. K296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0923 号

民国感恩县志

杜惠珍 蔡昌其 点校

责任编辑:袁大川

*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(南)印刷

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4.5

字数:257 千

ISBN7-5443-0969-X/K·121

定价:37.80 元

鸣谢

本丛刊的整理和出版，得到下列企业的
鼎力襄助：

海航集团有限公司
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
海南第一投资招商股份有限公司

谨对他们热忱支持海南地方文化事业的
义举致以诚挚感谢。

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

2003年1月

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

顾	问	陈玉益	蔡长松	周文彰	王学萍
主	编	洪寿祥			
执	行	主	编	周伟民	
常	务	副	主	编	郑行顺 袁大川
副	主	编	徐 庄	潘在积	
编	委	王经华	李昭淳	刘剑三	
		余 虹	张三夕	张春明	
		侯月祥	倪俊明	唐玲玲	
编	务	杨德禧			

《民国感恩县志》点校 杜惠珍 蔡昌其

总序

洪寿祥

《海南地方志丛刊》是一部侧重于古、近代海南历史的大型原始资料总集,在对海南旧地方志进行挖掘、抢救和广泛征集、系统整理的基础上编纂而成。其中一些资料也延伸涉及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海南的政治经济状况。

海南于汉代元封元年(公元前110年)开置朱崖、儋耳二郡,正式纳入国家版图。海南有地方志,始于晋代盖泓纂《珠崖传》1卷;这部著作后来散佚,盖泓始末未详。隋、唐二代,海南复郡,但没有志书;到宋代才有《琼管志》、《琼州图经》等方志,但都没有传世。现在能见到的,仅是《永乐大典》中所存留的若干项资料。元代蔡微所纂《琼海方舆志》也早已失传。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方志资料是王佐纂于明正德六年(公元1511年)的《琼台外纪》,这些资料部分保留在唐胄的《琼台志》中。以后,府志、县志等亦多有散佚。本丛刊辑录了至今所能觅得的自宋代《海外四州·琼州》以下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州志、府志、县志、乡土志、采访录以及南海诸岛若干历史

资料共 70 多种,正史中涉及海南的地方志资料及 8 种《广东通志》中的琼州府部分也列入。

入编的海南地方志,内容十分庞杂。每一种完备的志书,都是地方历史与人文地理、地域政治的综合体;叙述一地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人物并兼及地理环境、天然资源、自然现象,进而分析该地区的历史演变过程,展示该地区的社会、人文面貌,大体都包括舆图、沿革、疆域、气象、山川、名胜、建置、职官、科第、学校、户口、赋税、物产、乡里、风俗、人物、方伎、金石、艺文、灾祥等项。颇具规模的地方志,有着地域性的百科全书的性质;如果把本丛刊所收入的志书联系起来,作为地方志的景观,综合进行观察,它有着特殊的、不可替代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。

关于学术研究价值。传统的地方志,是某个地域的古今总览,“一方之全史”,以当时人、当地人,根据当地的档册、案牘、函札、碑碣等资料,修当地的历史;就史实而言,最为切近当地的真实情况,所谓“地近则易核,时近则迹真”(章实斋《答甄秀才修志第一书》)。地方志是当地历史的第一手资料。在历史学家的史学著作中,十分重视正史;正史的资料常常被作为主证而征引。但正史常有缺憾。比如,正史中的《食货志》论赋税,《地理志》记户口,前者只记条例及重要史事,后者除地理沿革

外,户口也只能记录约数;而地方志记户口、赋税则有详细的数字、类别,并分析其中增减的原因。正德《琼台志》详细记录了自西汉至元代海南岛的户口,还将明洪武二十四年(公元1391年)、正德七年(公元1512年)的数字排列成表;各县的资料尤为详尽,分别记载了当时汉族、黎族的户口和田地,最后一次的记录还细分男、妇、军民、杂役。这些历史资料,对研究汉族的移民和黎族的概况,有很高的史料价值,而且是正史所缺少的宝贵资料。也正因为地方志是由当地人采访、编辑的,资料准确,所以还常常可以用以考订正史的错误,填补自然现象等科技资料记载的空白,并从中搜集和钩寻某一地域的人物事迹、艺文作品、宗教、碑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方面的珍贵史料。而这类史料,是研究海南岛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文化、科技、民族关系、宗教信仰及风土民情等诸多领域可信度很高的资料,一般史书没有记载,学术价值极大!

关于文献学价值。据目录学者的统计,历史上存在过的海南的地方志,除了南海诸岛的志书外,计有:唐代李吉甫修的元和《郡县图志·琼州》等地理志4种、元代李兰肱修的《大元一统志·琼州》等一统志5种,明代戴璟修《广东通志初稿·琼州府》等通志8种,宋人纂修由义太初作序的《琼管志》等府志11种,元代蔡微纂的《琼

海方輿志》等州县志 75 种,清代张廷标编纂的《琼山乡土志》等乡土志 3 种,民国许朝瑞采辑的《临高采访录》采访册 1 种,明代王佐撰《琼台外纪》等外纪 3 种,晋代盖泓纂《珠崖传》等传录 3 种,以及宋人纂《琼州图经》等图经 5 种,合计有 118 种。以上数字,如果以修志朝代作一统计,则是晋、唐二代不到 2%,宋代 9%,元代 3%,明代 22%,清代 57%,民国 7%,另有不到 2% 年代不详。本丛刊将至今仍旧存在并且经多方搜辑尚能获得的宋、明、清及民国四代的方志以及部分南海诸岛的志书 70 余种保留下来,大体上构成了海南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比较完整的方志体系,比较清晰地显露从宋代到民国方志文献的轮廓。经过专家们的整理、点校,现在重新印出来,应当说这是保存这些存没系于一线的古方志的最稳妥可靠的方法。否则,若不再加抢救,使之继续亡佚,将来会后悔莫及,实际上是对后人、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我们将这四代的方志,有手稿本、原刻本、重(补)刊本、抄本、传抄本、石印本、铅印本、油印本等不同版本重加汇纂编印,在文献学上无疑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,也是泽被后人的重大举措。

关于现实意义。这套丛刊的编印,既是为了系统地整理海南的历史文献,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我们今天的需要。比方说,要维护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,从海南地方

史志资料中可以举出无可辩驳的证据。早在汉代,中国人民就在南海(古称涨海)的航行和生产实践中先后发现了南海诸岛。东汉时,杨孚《异物志》一书记载:“涨海崎头,水浅而多磁石。”三国时,万震的《南州异物志》讲到汉代从马来半岛的陆地到中国内陆的航程时,对南海诸岛地形地貌特征曾作如下记述:“东北行,极大崎头,出涨海,中浅而多磁石。”(见宋代李方《太平御览》卷七百九十,四夷部十一“勾稚国”)文中所说的“崎头”,就是我国古代人民对海中礁屿、沙滩的称呼;所谓“磁石”,指的是古代航行南海的船只遇到礁滩而搁浅,就好像被磁石吸住一样。杨孚的记载,是公元1世纪时对南海诸岛第一手材料的记述,是十分珍贵的史料。但杨孚的《异物志》原书早已失传,而本丛刊汇纂的正德《琼台志》在卷九《土产》条下加以转引,得以保存下来,为今天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提供了最早的可靠证据。

又如从保护生态环境、建设生态省而言,海南地方志资料能够为我们提供历史考察的线索,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。海南岛是天然的人类生存发展试验示范区,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,独特的物种多样性。包括现在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20多种珍稀树木和100多种野生动物,在古方志中多有记载。有些农作物、果品及水产品,今天如果加以提纯复壮,对于发展有海南特色的热带

高效农业和海洋产业,或许有所帮助。旅游业作为海南省的支柱产业之一,如果利用方志中所提供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素材,重新给予阐释,这将有助于发掘海南旅游的文化内涵,增强海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。

作为海南岛古代的精神文化遗产,这套丛书的内容,就如恩格斯在论述文化遗产时所指出过的,它是一种“思想材料”,是古代海南官府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;这对于我们研究海南的历史,挖掘海南文化的厚重内蕴,以及对祖籍海南的海外华侨、华人的影响,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。这套丛书的出版,有助于我们今天以现代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,来阐明海南传统文化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可或缺的地位。这套丛书将也有助于我们把海南建设成为“经济繁荣,人民富裕,社会文明,环境优美”的美好家园。

还必须指出,既然是文化遗产,在内容上自然有二重性,我们今天应该意识到其中的“糟粕”,诸如封建等级观念、封建节孝观念,以及民族歧视政策,等等。志书中对黎族人民的错误表述,是封建统治者民族政策的陈迹。回顾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民族压迫,我们越发感受到今天民族大团结的温暖和可贵!

这里还要特别指出,我们在研究工作中,使用地方志的材料时,要特别注意将这些记录同正史与家谱、族谱互

相参照,认真分析,弃偏信而生正见。譬如说,从西汉到隋代,关于海南岛设郡的问题,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据《汉书》记载,汉代初元三年(公元前46年)罢弃珠崖郡,这以后海南岛上就没有设立过代表中央政权的郡治,治所都设在海北,一直到隋朝大业六年重置珠崖郡,郡治才在海南岛上,上距汉元帝罢弃珠崖郡已经656年。对于这段历史,只有明代的王佐在《琼台外纪》里曾经正确指出,两汉朱卢(珠崖)县、吴时的珠崖郡应在海北的雷州一带,“珠崖自汉元之弃至梁大同凡五百八十年,而后内属”。王佐《琼台外纪》这一接近正确的判断,在海南《冯氏族谱》中得到了外印证。隋朝时海南之所以能够重新归入中央版图,就是由于冼夫人的感召。海南冯氏族谱当中列出的世系表,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。然而,《大明一统志·琼州府》、正德《琼台志》、《大清一统志·琼州府》都在沿革表里将两汉的朱卢、朱崖县和六朝的朱卢县列入琼山县一格,并且在《琼州府建置沿革》下将明见于《汉书》的初元三年罢弃珠崖郡,擅改为“初元三年省珠崖郡入合浦,后汉仍属合浦郡”。又在琼山县下说:“汉初为珠崖郡地,后置朱卢县属合浦郡,后汉曰珠崖县。”在《古迹》珠崖故郡下说:“《地理志》合浦郡领朱卢县,为都尉治,盖即故珠崖郡所置。”此后,该说为人所信,都认为朱卢(朱崖)县相当琼州一府、今海南全岛。

这段史实的错误,被清代不少方志所沿袭。影响所及,当代涉及这一史实的论述,也有脱不开其窠臼,重复了上述志书的错误。

现在,我们将征集到的志书,进行甄别、筛选、整理,重新点校,并用简体字印出,以便于当代读者的阅读和研究。编成和出版这样一套丛书,实在不容易!版本的拣择,书品的选用,残缺的处理,书页破旧而文字漫漶的识别,乃至编辑加工和版式设计等等,都需要付出一番功力,常常还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。当然,我们也对征集到手的某些无可稽考的“小志”,经过认真而审慎的研究,决定不录。

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自2000年起就把海南地方文献的整理,作为海南省跨世纪重点文化工程,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切实的扶持。编纂委员会的目标,是希望做得尽量好一些,完善一些。尽管编委会成员以及参加点校的同仁兢兢业业地工作,临深履薄,夙兴夜寐,以期无负于当年的编纂者、收藏者,无负于今天广大读者以及国内外学术文化界,无负于高明来哲,但是,限于编纂委员会的水准和我们所能具有的条件,丛书中的差错一定还有,谨以诚挚的心情,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批评、指正。

前 言

民国《感恩县志》，1931年周文海修，卢宗棠等纂。凡20卷，计94目，有图。卷首为目录、修志姓氏、序文。舆地、建置、经政、海防、黎防、职官、选举、宦绩、人物、艺文、杂志等11个分志载于20卷中。叙事至民国二十年。

周文海，儋县人，民国十八年（公元1929年）任感恩知县。

感恩有县志，始于清代。据本志书所附修志姓氏，可知县志最早于清康熙十一年（公元1672年）由知县崔国祥纂修，康熙四十四年（公元1705年）知县姜焯续修。至重修本志书时，旧县志经兵燹之余，仅存二册，且蠹食蟬穿，断烂不完。为使一邑之历史不至湮没不彰，知县周文海主持重修县志，历三年始成。民国《感恩县志》所载史实，道光以上依照姜志基本照搬，道光以下数十年间，则考诸遗籍，采诸修闻，得者掇之，忘者缺之。其后至民国间之事，则经采访所得。其体例乃循旧志。

本志初刻本为民国二十年（公元1931年）海口海南

书局铅印本。1968年台北市成文出版社曾据该铅印本影印,将其列入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出版发行。

民国《感恩县志》是唯一现存较完整的一部全面反映感恩历史面貌的志书,因此备受重视。

本次整理依照以下凡例进行:

一、整理时均依照原文,加以新式标点符号。

二、凡本志原文泐残不清者,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处理:一是凡不能确定为何字者,如字形清晰,按原形造字,字形不清者,以方框阙存;二是凡缺漏处,每缺一字用一方框符表示。

三、遇明显笔误字则径改。

四、个别地方需根据上下文文意补足缺漏字者,所补字加括号。

五、改繁体字为简体字。异体、俗体和别体字依照《辞海》改用正体字。

目 录^①

前言	(1)
修志姓氏	(1)
序	(4)
图表	(15)
卷一 輿地志	(19)
沿革(19) 疆域(22) 气候(25) 潮汐(27) 风俗(42)	
卷二 輿地志	(47)
山(47) 川(53) 港附湾(55) 塘(58)	
沟(60) 井(63) 坝(64)	
卷三 輿地志	(65)
物产(65)	
卷四 輿地志	(87)
物产(87)	
卷五 建置志	(107)

① 原书按十一志编目,卷从志。今依正文按卷编目,志从卷,以便查阅。